

石家庄治霾阵痛： 亿元企业被拆只补 4500 万

■ 本报记者 刘凌林

“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述,让饱受雾霾困扰的人们依稀看到了宝贵的阳光。

全国两会前夕,京津冀地区持续一周的雾霾再度触发了人们焦虑的神经,治理大气污染已经成为当下最大的民生话题。《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雾霾重灾区之一的石家庄调查采访时发现,在治理大气污染方面,当地政府和企业均面临着无法言说的压力。

现状:石家庄成“土家庄”

2月26日下午,当《中国企业报》记者到达石家庄市区时,整个城市笼罩在灰色雾霾中,空气气味刺鼻,街上不少人戴着口罩。

一位街边小店店主告诉记者,这样的雾霾天气已经有些天了,政府发布了二级橙色预警,汽车限行了一些企业也停工了。

其实,这样的天气对当地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店主告诉记者,雾霾已经存在多年了,只是近年来更频繁了。

当地坊间流传着“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顺口溜,以至于有人调侃说,石家庄成了名副其实的“土家庄”。

雾霾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从石家庄的地理位置看,石家庄市西北方向是太行山脉,东、南、北均为开阔的平原。这样的地理环境不利于可吸入颗粒物和其他污染物质的扩散。

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地工业的高能耗和高排放为雾霾的形成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公开资料显示,石家庄大气污染源主要来源可概括为三大方面:一是燃料燃烧,二是工业生产过程,三是交通运输等,以上三方面产生的大气污染所占的比例分别为70%、20%和10%。

记者从石家庄市到鹿泉市半小时的车程,看到路两侧的山脚下聚集着大大小小的水泥企业,有被拆除的厂房也依稀可见,更多的是还在生产的大型水泥企业。

紧邻石家庄市区的平山县和鹿泉市是水泥企业最聚集地。这两个县(市)地处太行山腹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太行山丰富的石灰岩资源,为水泥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仅这两县(市)水泥产能就占全市总产能的1/2以上。

“水泥产业一度对鹿泉市的GDP贡献超过52%。”鹿泉市工信局局长张振平告诉记者,水泥产业在当地有



石家庄水泥厂被爆破拆除瞬间

50多年历史,由于石灰岩资源丰富,大量资本涌入水泥行业,大大小小的水泥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冒出。

鹿泉成了全国有名的水泥生产走廊,最多时水泥企业达166家。

随着经济发展的放缓,快速扩张的水泥行业很快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从2009年开始,很多水泥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不过,水泥行业的产能过剩也为政府压减产能、治理大气污染带来了契机。

政府:拆除企业 直接损失超 10 亿元

2月17日上午,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对平山县恒达鑫水泥公司进行爆破拆除,并邀请了20多家媒体现场报道。这也是该市第二次组织的大规模集中拆除行动。

从去年12月17日开始,石家庄对平山、鹿泉两县市的18家水泥企业进行了第一批集中拆除,消减水泥产能940万吨。

按照石家庄市政府要求,在今年3月底前陆续拆除所有水泥粉磨企业,涉及水泥企业35家。这些水泥企业大部分集中在西柏坡高速公路两侧,由于西柏坡高速公路大部分路段处于石家庄市西北部上风上水的位置,众多水泥企业聚集于此,对当地大气环境质量造成很大影响。鹿泉市现有的24家水泥粉磨企业将在3月底全部拆除,意味着鹿泉境内水泥粉磨生产厂将全部退出市场。

实际上,这些企业都具有正常的生产能力,并不在国家淘汰序列。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石家庄市宣传部了解到,两次集中拆除水泥企业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约10.8亿元,涉及职工3780人,减少产值近61亿

元、财政收入3亿元。

据记者调查,近几年,石家庄市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下大力压减过剩产能,一大批中小水泥企业相继退出市场,现有企业的规模能力和科技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但从整个行业来看,产能过剩、资源消耗大、排放量大的矛盾依然突出。

2013年以来,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中,石家庄多次位居全国空气质量最差或第二差的位置。

面对严峻的环境压力,逼着石家庄政府“不得不忍痛割爱,做出必要的牺牲”。

根据《石家庄市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2013—2017年)》规定,到2017年,石家庄将压缩和淘汰水泥落后产能1500万吨以上。经过两次集中拆除,石家庄的水泥产能将减少1850吨,约占全市总产能的40%,这意味着,石家庄市将比原计划提前3年完成上述目标任务。

企业:能理解政府 但无奈损失太大

拆除容易,但说服企业接受拆除并不是容易的事。

“说心里话,不愿意被拆除,但对政府的做法还是理解,毕竟治理大气污染是关系民生的大事。”鼎鑫水泥三分公司总经理冯军民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因为鼎鑫是一家国有企业,在这次拆除过程中,“大家都看着我们,所以要带好头,我们是第一个拆除的”。

鼎鑫在鹿泉有3个分公司,拆除涉及第三分公司的3个粉磨厂。冯军民告诉记者,这3个粉磨厂是企业在2010年花费接近亿元收购来的,后期建设又累计投入数亿元,现在说拆就

拆了,政府只补偿4500万元,造成的损失太大,确实不太情愿被拆除。

同时,还有300多员工的安置问题,给企业背上了一个大包袱。“要自己消化,确实有困难。”冯军民说。

根据鹿泉市政府下发的红头文件,对拆除企业作出的补偿标准是,每万吨补偿17万元,如果在2月17日之前拆除的还可以得到100万元的奖励资金。

张振平告诉记者,政府对拆除企业按产能进行补偿,由省建筑设计院作为第三方对水泥产能、工艺技术水平进行评估。同时,政府承诺在引进项目、土地置换等方面给予企业优先考虑。

石家庄市对于拆除企业的损失补偿费用需要10.7亿元,主要来自市县两级财政支出,其中平山、鹿泉两地要自筹7亿多元,剩下的3亿多元由石家庄市级财政准备。

张振平说,鹿泉市去年的财政收入是24亿元,要为拆除水泥企业补偿,对于这样一个并不富裕的县级市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额外资金。“我们正在积极争取中央及省级相关资金。”

张振平感慨工作难做,就在爆破拆除前夕,还有企业反悔的,为了做好协调工作,“这几天几乎没有休息,一个晚上会接30多个电话”。

对于企业人员安置,张振平告诉记者,水泥厂员工大部分是农民工,目前大部分回家待业,政府近期将组织一次“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希望让其他企业接纳这些下岗农民工。同时,“通过基础设施的开工,引进好的项目来消化。”

冯军民告诉记者,对于300多下岗职工,公司一方面鼓励创业,并给予扶持,除补偿外,公司再额外支持1万元,公司想方设法安置职工,“不想给社会造成负担”。

声音



朱之鑫:雾霾三大成因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分析说,雾霾天气有三方面成因,一是中国高耗能产业和高污染产业较多,如水泥、制造业、钢铁等行业,在华北地区分布较多;二是和大规模建设有关,工地上未覆盖苫布造成扬尘;三是汽车尾气也增加了细颗粒物排放。



朱之鑫

陈国鹰:转变思路是治霾关键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国鹰认为,河北空气污染如此严重,根子在于传统发展思路:速度最重要,忽略了环境承载的溢出成本。因此,治雾霾关键在于转变思路。去年12月,河北提出绿色崛起。一方面调整产业结构、压减过剩和“两高”产能,一方面改变考核机制,今后评价各地的发展,不再以GDP增速排名次,而是看财政收入、群众收入、环境指数。



陈国鹰

支招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董事长华炜

控制劣质煤进口 推进煤炭高效清洁利用

■ 实习记者 吴昊 李妍

去年以来持续出现的大范围雾霾天气把煤炭企业推向社会舆论的焦点。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董事长华炜在议案中提出,国家应该调整煤炭进出口关税,控制劣质煤进口,推进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抵御雾霾天气蔓延。

华炜分析说,2006年以后,煤炭关税逐步向鼓励进口、限制出口的方向发展。在煤炭进口量大幅增加的同时,褐煤、高硫煤、高灰煤、含有害物质的煤炭品种等劣质煤进口量增长较快,进口煤不合格的批次、数量随之增加。大量劣质煤进口,不仅对煤炭市场产生了影响,加剧了煤炭市场结构性过剩态势,而且也不利于我国生态环境建设。

对此,华炜建议:一是根据国家标准,研究制定差别化的煤炭进口关税政策,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鼓励进口优质煤炭,控制劣质煤进口。二是加强对进口煤炭产品的商品质量检验,禁止高灰份、高硫份、含有害物质的劣质煤炭进口。将褐煤纳入法定检验目录。三是统筹煤炭进出口关税,取消煤炭品种出口关税或将煤炭进出口关税调整到同一水平,为国内外煤炭企业创造和提供公平、充分的竞争环境,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四是进一步做好煤炭进出口总量、结构、趋势等的监测分析,根据国内外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煤炭出口相关政策措施等。

华炜同时认为,在我国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背景下,发展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大有可为。

具体措施是:适当提高燃煤电厂用煤比重,不断提高绿色环保洁净能源供应能力。拓展煤炭清洁利用途径,加大中小型工业燃煤锅炉改造,推广使用高效环保煤粉及水煤浆锅炉技术,在资金、税收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同时加大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研究和示范工程建设,建立国家煤炭清洁利用专项基金,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高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

发展分布式光伏产业 能根本解决雾霾问题

■ 本报记者 陈玮英 实习记者 潘博

“我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注重清洁能源的应用,加快分布式光伏产业发展将是我国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刘汉元坦言,用替代性的清洁能源生产和使用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雾霾问题。目前来看,光伏发电基本是未来解决能源升级换代的唯一主力。通过光伏发电设备,太阳光辐射能的15%至20%可以转变成高效传输和利用的电力能源。而光伏发电设备可以连续工作20年以上,其间,几乎完全“零维护”,基本上实现“零排放”。

值得关注的是,光伏发电对普通的家庭用户也能够带来直接的实惠。据了解,2014年,在海南、广东、安徽、江苏等省份,通威集团将选择社区相对集中的地方,开展家庭光伏发电的试点示范工作。目前,部分省已经开始这一试点工作。

刘汉元介绍,在第一期试点工作中,许多农户不知道光伏发电是什么意思,所以,对于房顶符合条件的部分农户,通威集团全额免费安装光伏发电设备,农户分享一定比例的发电收益。光伏设备对房顶不会造成危害,外观看上去就像给房顶安装了一面蓝色的大玻璃。一些农户说,房子比以前更美观,而且隔热效果更好,夏天会更舒适。光伏发电设备在生产过程中是完全不需要干预的,可以自动运行。许多农户认识到光伏发电的好处,开始同意安装。

刘汉元表示,光伏发电的应用市场是非常大的。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光伏发电将是增长规模最大的新兴产业之一。

记者手记



治霾背后的转型升级难题

■ 刘凌林

爆破拆除35家水泥企业,彰显了石家庄市政府在淘汰拆除落后产能、治理大气污染上的决心,也引起社会关注。但人们更关心企业拆除之后该怎么办?

记者采访中明显感受到政府、企业受承受的压力。拆除水泥企业,政府不仅减少了财政收入,还得拿出巨资用于企业的补偿安置。对企业来说,损失不用说了,更重要的是今后的路如何走。

但正如石家庄市市长王亮所说:“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背水一战。如果我们不能在治理大气污染上有大的作为、取得突破性进展,经济社会发展将难以为继。”

客观地讲,政府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如果通过市场淘汰的话,这里的企

业退出市场可能会是一场持久战。

事实上,据记者了解,有些被拆企业在环保方面其实做得很好,装备水平很高,治理水平跟其他地方相比也有明显优势,但因为这里的水泥企业过分集中,所以减排压力大。

从水泥产业链来看,水泥粉磨站是最后一环,该阶段是将水泥熟料加入适量的混合材料进行粉磨,产出成品水泥,水泥粉磨站一般建在距离人口密集的城市、乡村等较近的地方。

虽然水泥粉磨站与水泥厂相比,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相对要低得多,但因为排放的含尘废气、烘干机烟气中的二氧化硫、总悬浮颗粒物等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不可忽视。

此次石家庄市要求水泥小粉磨站全部停产甚至拆除,显示出政府已经开始先从对产业整体影响相对较小的环节入手,严控污染物排放。

其实,对政府和企业所经历的阵痛来说,真正难的是转型升级。

“我现在最困惑的是资金问题。”鹿泉市超疆水泥公司负责人张保印告诉记者,他的企业年产6万吨规模,一年有几百万元的利润,企业是第一批被拆除的,政府给予的补偿只有1000万元多一点,而企业还欠银行几百万元的债务还不上。

张保印希望政府能在补偿上多一些,在政策扶持上有更明确的态度,“政府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张保印的担忧,也是其他被拆企业主的心声。企业希望政府有更明确的一揽子支持政策,包括土地、税收、人事、贴息贷款等方面的政策倾斜。特别是在引进项目上要求政府能重点关注,做出具体安排。

“企业家为当地经济是做出贡献的,我们不能一关了之。”当地政府官

员告诉记者,鹿泉市政府出台了16条措施,从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扶持。

“几天前,我们跟北京经信委接洽有关承接北京信息产业的转移事宜。”张振平告诉记者,跟北京有关部门洽谈产业园结成姊妹产业园事宜也在接洽中,希望利用北京的研发、技术、孵化能力等方面的优势进行深度合作。“这项工作已经纳入政府一揽子计划中。”

据了解,目前,石家庄市正在研究制定鼓励拆除企业“二次创业”的政策措施,帮助拆除企业盘活土地资源,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生态农业、休闲旅游业和文化产业,走绿色发展之路。

同时,石家庄市着手修订完善鼓励和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建立健全过剩产能退出机制。